

大店庄氏： 崇文重教，顺应潮流

(上接B01版)

鼎盛时 占下了60万亩地

明朝洪武年间，北方地区社会动荡，大店庄氏从江苏东海迁至山东莒州朱陈村（今莒南大店镇）。

庄氏后人，85岁的庄维林介绍，最早迁到大店镇的庄氏族人，生活贫苦，以租种本地地主土地维持生计。后来经过数代人多年努力，庄氏族人由衣食不继，逐渐发展到温饱有余、捐献公益，明正德六年（1511年），庄氏家族将千斤铁钟捐予寺院。

温饱之余，庄氏族人为家族子孙提供读书条件，在明朝末年，庄氏出了第一位进士——庄谦，这为大店庄氏增添了无上的荣耀，也为族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此后，以农耕立业，教育起家，大店庄氏又先后有七人中进士，其中多集中在清朝中后期。

在此期间，庄氏家族不断兼并土地，拥有良田万顷，家财万贯。鼎盛时，庄氏家族有土地近60万亩，佃户2万户，田连阡陌，车驾鼎沸，富甲一方，一时有人“走百里不宿别家，马行千里不食外姓草”之说。

当时的大店古镇南北主街长逾数里，两旁豪门宅院鳞次栉比，当铺、商号、旗杆林立，饭馆茶室遍布街巷，药铺账房随处可见。

庄维林介绍，庄氏家族能够占据如此巨量的土地，并不是一下子就获得的，而是历代族人通过辛勤劳作，不断向外扩展实现的。庄维林回忆，民国时期，庄氏家族的土地，按照今天的标准，西到临沂，南到江苏赣榆，北到莒县城北，东到日照。

很多大店庄氏族人也在庄氏家族扩展过程中不断向外迁徙，在附近形成了以庄姓为主的村庄。

而大店镇的庄氏庄园内住的则是有一定实力的庄氏族人。庄氏庄园讲解员周广梅介绍，庄氏家族鼎盛时，仅庄氏庄园就占地约四平方公里，有三百多个堂号，每个堂号一个大院子，这众多独立的院子就凑成了庞大的庄氏庄园。而在庄园外，则有城墙保护。

堂号并不是可以轻易获得的，周广梅介绍，堂号的获得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要有人在朝廷中做官，其次要有经济上的保障，必须有足够的土地，最后家中要有佃户和佣人，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获得堂号，在庄园内建独立的院落。

近现代战争频仍，庄氏庄园见证了时代变迁，庄维林介绍，庄氏庄园的大多数房子都在战争中被损毁，只剩下一些在战争年代被八路军、解放军征用的房子还保存较好。

在一个矗立着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旧址纪念碑的院落内，周广梅介绍，房屋设计有典型的北方特色，西面房顶最高的房间是主屋，一般是堂主来住。中间最矮的小屋是尚未出嫁的女儿的闺房，青砖白墙，寓意女儿要清清白白做人。

办私塾

还办“科举辅导班”

庄氏前后传承六百年，山东外贸职业学院辅导员宋祥勇对大店庄氏家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庄氏家族有勤劳节俭、崇文重教、孝悌仁爱、清正为官、维护乡里等众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其中最

从明初迁至莒南县大店镇至今，庄氏族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600年，经历过繁华与动荡，大店庄氏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族人脱颖而出。深究其原因，除了族人能顺应时代潮流外，不得不提到庄氏家族对教育的重视。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



清末民初庄氏庄园全景图。

要的当数崇文重教，这已成为这个家族的传统。

庄氏族人庄聿严31岁得病，身体羸弱，除了操持家务以外，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教育子女读书上。他平日生活俭朴，而对于延请教师，则是供饷丰腆，从不吝惜钱财。

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庄迪训，“你的祖母经常把我小时候因为你祖父去世导致我读书少作为一生的遗憾，我对于你读书这件事不遗余力，就是秉承了你祖母的意愿呀。”

40岁后，庄聿严的身体每况愈下，仍放心不下儿子读书的事。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夏，庄迪训在学堂梦到父亲病体难支，躺在床上握着自己的手作永诀状，于是急忙回家，这才知道父亲已经发病五天了，为了不影响自己读书，一直隐瞒病情。

过了几天，庄聿严病情稍有好转，就催促儿子赶快回学堂读书。后来，庄聿严病情加重，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儿子读书，“听着你的读书声，我就觉着身体非常舒服。”

另有族人庄瑶曾担任河南彰怀卫道，在治理黄河之余，鼓励士子读书。他向河朔书院捐钱，并经常检查学子的课业，遇到诗律文章出错，必予订正，这使当地文风为之一振。

庄瑶后来将读书写进族训，“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

在外任职回乡里的族人，莫不以训导子侄上进为乐事。庄维林介绍，清乾隆六年（1741年），大店庄氏族人在林后村建立了

占地6亩多的“林后大学”，延聘名师，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收藏大量书籍供师生阅读。后来根据环境特点，取因树成屋之义，将“林后大学”改称“因园”。

庄维林表示，在“因园”修建前，庄氏族人多就学于家塾，考中进士多凭个人聪敏。而在“因园”建成后，情况为之大变，这里成为本族及邻里子弟为应举而学习的主要学府，很多人从这里迈向仕途。在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庄维林看来，“因园”相当于现在的中学大学教育。

在“因园”之外，庄氏族人组成书社，用来交流，先后成立了“文昌社”、“思诚社”。两个学社成立后，经常组织活动：讲题解疑切磋学问，并且准备试题，定期聚集学生，像真正的应试那样分题较艺，评定甲乙、互相传看，点评并奖励其中优秀者。这两个学社的组织者都是举人等科第人物，书社的活动一直坚持到了清末。在庄维林看来，这与现在的辅导班类似。

莒南县孝道书院院长、原莒南县教育局局长李广振认为，庄氏家族的一些关于教育方面的做法很值得现在借鉴。

庄氏族人对教育的重视，不仅催生了众多进士，也有一部分庄氏族人由此与教育结缘。庄氏家族最后一位进士庄陔兰就在孔府教书十年，担任第77代衍圣公孔德成的老师。而庄维林和他的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同样都是教师。

抗战爆发后

积极抗日

近现代的各个历史关头，大店庄氏族人顺应历史潮流，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庄氏最后一位进士庄陔兰，在赴日留学期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庄陔兰等人，逼迫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断绝与清政府的关系。

“五四”运动期间，1919年4月26日，庄陔兰等山东籍参众两院议员20余人前往总统府，向总统府秘书许宝衡陈情，表达山东人民反对巴黎和会让日本继承大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的意愿。5月2日，以山东籍参众两院议员名义，庄陔兰给中国驻欧专使致电：“乞拼死力争，主张直接索还青岛及铁路矿山，并废除中日新约。”18日，复提请致电欧洲和会，拒绝承认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莒南县孝道书院执行院长、原莒南县文联副主席卢衍学介绍，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在北平读书的庄维林先生的父亲庄方，积极参加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抗战爆发后，庄方毅然加入到中共华北局组织的平津流亡学生行列，去南京参加战地服务团，到河南农村做民运工作。193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庄方随新四军到山东，后来担任过《大众日报》副总编辑。

投身到抗日战争中的庄氏族人，不止庄方一人，尤其在1939年大店沦陷后，许多庄氏子弟自发组成抗日民间武装。

民间武装解散后，他们纷纷参加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其中很多人为国捐躯，庄维林介绍，在老龙腰村北的抗日烈士纪念馆烈士英名名录中，庄氏族人占百分之十四。

▼庄氏庄园中还有个个别保存完好的院子。

系统思维

作为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之前二十多年的经历几乎与中国环保事业分不开。

陈吉宁在2001年，2004年主持国家环保局“辽河流域‘十五’环境规划”和“全国面源污染控制政策框架与行动方案”；2000年至2005年，主持或参与了国家科技部“滇池流域面源污染控制技术研究和“污水回用技术、政策和规划研究”等重大研究工作。

陈吉宁还是当年闻名全国的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和松花江水质污染事件环评的主持者。

2005年，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正春教授发现圆明园内，施工单位用挖掘机将湖底挖开，铺满大片白色塑料，四周用水泥严密封闭，他质疑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会破坏园林生态，此事被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该工程因事先未经过环评，缺乏对湖底防渗工程合理性分析而被叫停。

最终，圆明园管理处委托清华大学对其进行环评，陈吉宁主持的团队提出天然黏土防渗等做法，有效防止湖水渗漏的同时，避免了铺设防渗膜对湖底和湖岸边的植物生产产生负面影响。

2006年的松花江水质污染环评则是由陈吉宁带领清华大学、吉林大学等几百位科研人员历时一个多月完成。

井文涌还对齐鲁晚报记者透露，陈吉宁参与了新环保法的出台。井文涌说，在参加环保法的座谈会上，环境学者提出了很多意见，与全国人大环资委产生过一些分歧，导致相关负责人发话，“你们要是这么讲，我们就不说话了，没法说话了。”

“最终是陈吉宁带着环境学者的意见，与人大环资委沟通，学者的不少意见这才被写入环保法。”井文涌说。

“到了环保部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是看天。如果天蓝，不敢懈怠；如果是像今天这样的天，就会感到不安，要加倍地努力。”这是陈吉宁履新环保部后的感言。

这位新任环保部部长因其环境专业背景备受关注，人们期待他的专业知识会给中国环保问题的解决带来不一样的思路。

陈吉宁擅长环境系统分析方面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如何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综合性评估及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在3月7日的会议上，陈吉宁也再次强调科学治霾和系统治霾，治理环境的系统性使得陈吉宁更容易发挥专业特长。

在改革开放之后短短三十多年中，几乎所有世界上发达国家所产生的环境问题都在中国集中出现，而中国的环境问题不仅仅是雾霾那么简单，还有水污染、土壤污染、沙漠污染等等，这让环境问题的解决颇为棘手。

“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率每年5%，美国只有1%，2013年中国还有100多万人没用上电。”井文涌说，中国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过只要现有法律得到有力执行，很多环境问题可以有效缓解。

就在几天前，环保部先后因污染问题公开约谈山东省临沂市、河北省承德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临沂市市长张术平表示，接受约谈心情非常沉重，保证不会再接受第二次约谈。

陈吉宁公开表示，过去环保执法过松过软，环保不守法是常态，今后要把这个常态翻过来，让守法要成为常态。

督企督政还不是陈吉宁治污唯一的杀手锏，他承诺“绝不能卡着环保吃审批，戴着红顶赚黑钱，环保部下边的8个环评机构今年将全部从环保部脱离”，这似乎意味着治污将落到细节，更注重实效。

3月7日，陈吉宁在答记者问时说，要用水滴石穿、久久为功的毅力，提高社会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程度。

